# 元史/卷1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七 ◄

元史卷一百八十八
列傳第七十五

► 卷一百八十九

董摶霄　劉哈剌不花　王英　石抹宜孫

董摶霄〈弟昂霄〉

董摶霄字孟起，磁州人。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。時天大旱，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，有李謀兒累殺商賈于道，為賊十五年，至百餘事。事覺，獄已具，賄賂有司，謂徒黨未盡獲，五年不決，人皆以為憤。摶霄知之，以言于貞，即以尸諸市中，天乃大雨。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，除涇陽縣尹。入為戶部主事，陞員外郎，拜監察御史。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，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遷浙東宣慰副使。其歷官所至，往往理冤獄，革弊政，才譽益著稱于時。

至正十一年，除濟寧路總管，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，兵至合肥定林站，遇賊大破之。時朱皐、固始賊復猖獗，軍少不足以分討。有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軍，摶霄皆獎勞而約束之，遂得障蔽朱皐。我軍屯朱家寺，賊至，追殺之。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，招徠者千二百家，因悉知其虛實。夜縛浮橋於淝水，既渡，賊始覺。賊眾數萬據磡南，我軍渡者，輒為其所敗。摶霄乃麾騎士，別渡淺灘襲賊後。賊回東南向，與騎士迎敵，摶霄忽躍馬渡磡，揚言於眾曰：「賊已敗。」諸軍皆渡，一鼓而擊之。賊大敗，亟追殺之，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，遂復安豐。

十二年，有旨命摶霄攻濠州，又命移軍援江南。遂渡江，至湖州德清縣，而徽、饒賊已

陷杭州。教化問摶霄計，摶霄曰：「賊皆野人，見杭城子女玉帛，非平日所有，必縱慾，不暇為備，宜急攻之。今欲退保湖州，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，則江南不可為矣。」教化猶豫未決，而諸將亦難其行。摶霄正色曰：「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，今可取而不取，誰任其咎！」復拔劍顧諸將曰：「諸君荷國厚恩，而臨難苟免，今相君在是，敢有慢令者斬。」計乃決。遂進兵杭城。賊迎敵，至鹽橋，摶霄麾壯士突前，斬殺數級，而諸軍相繼夾擊之，凡七戰，追殺至清河坊。賊奔接待寺，塞其門而焚之，賊皆死，遂復杭州。已而餘杭、武康、德清次第以平，摶霄亦受代去。

徽、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，行省乃假摶霄為參知政事，俾復提兵討之。摶霄曰：「必欲除殘去暴，所不敢辭。若假以重爵，則不敢受。」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，是為入杭要路，既分兵守之而始進，兵至叫口及虎檻，遇賊，皆大破之，追殺至於潛，遂復其縣治。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，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。賊又有犯千秋關者，摶霄還軍守於潛，而賊兵大至，焚倚郭廬舍。摶霄按軍不動，左右請出兵，摶霄曰：「未也。」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，約曰：「賊以我為怯，必少懈；伺其有間，則麾所執旗。」又伏兵城外，皆授以火礮，復約曰：「見旗動，礮即發。」已而旗動，礮發，兵乃盡出，斬首數千級，遂復千秋關。

未幾，賊復攻獨松、百丈、幽嶺三關，摶霄乃先以兵守多溪。多溪，三關要路也。既又分為三軍：一出獨松，一出百丈，一出幽嶺。然後會兵擣賊巢，遂乘勝復安吉，七戰而克之，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。既數日，賊復來窺獨松。摶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。賊帥梅元來降，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，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寨諭之。賊皆入暗室潛議，思忠持火投入室內，拔劍語眾曰：「元帥命我來活汝，汝復何議！」已而火起，焚其寨，叱賊黨散去，而引賊帥來降。明日，進兵廣德，克之。有蘄賊與饒、池諸賊，復犯徽州。賊中有道士，能作十二里霧。摶霄以兵擊之，已而妖霧開豁，諸伏兵皆起，襲賊兵後，賊大潰亂，斬首數萬級，擒千餘人。獲道士，焚其妖書而斬之。遂平徽州。

十四年，除水軍都萬戶。俄陞樞密院判官，從丞相脫脫征高郵，分戍鹽城、興化。賊巢在大縱、德勝兩湖間，凡十有二，悉勦平之。即其地築芙蓉寨，賊入，輒迷故道，盡殺之，自是不復敢犯。賊恃習水，渡淮北據安東州。摶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，與賊戰安東之大湖，大敗之，遂復安東。

十六年，勦平北沙、廟灣、沙浦等寨。尋進兵泗州，不利。賊乘勝東下，斷我軍糧道，乃回軍屯北沙，糧且絕，與賊死戰，凡七晝夜。賊敗走，奪賊船七十餘，乃得渡淮，保

泗州。時方暑雨，湖水溢，諸營皆避去，而摶霄獨守孤城，賊環繞數十里攻之。摶霄坐城上，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，約曰：「旗一麾即還。」既而旗動，騎士還，步卒自城中出，夾擊之，賊大敗。然賊寨猶阻西行之路，乃結陣而往，翊以奇兵，轉戰數十合，軍始得至海寧。朝廷嘉其功，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。摶霄建議于朝曰：

淮安為南北襟喉、江淮要衝之地，其地一失，兩淮皆未易復也。則救援淮安，誠為急務。為今日計，莫若於黃河上下，并瀕淮海之地，及南自沭陽，北抵沂、莒、贛榆諸州縣，布連珠營，每三十里設一總寨，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寨，使斥堠烽燧相望，而巡邏往來，遇賊則并力野戰，無事則屯種而食。然後進有援，退有守，此善戰者所以常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也。

又海寧一境，不通舟楫，軍糧惟可陸運，而凡瀕淮海之地，人民屢經盜賊，宜加存撫，權令軍人搬運。其陸運之方，每人行十步，三十六人可行一里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。每人負米四斗，以夾布囊盛之，用印封識，人不息肩，米不著地，排列成行，日行五百回，計路二十八里，輕行一十四里，重行一十四里，日可運米二百石。每運給米一升，可供二萬人。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。

又江淮流移之民，并安東、海寧、沭陽、贛榆等州縣俱廢，其民壯者既為軍，老弱無所依歸者，宜設置軍民防禦司，擇軍官材堪牧守者，使居其職，而籍其民，以屯故地。於是練兵積穀，且耕且戰，內全山東完固之邦，外禦淮海出沒之寇，而後恢復可圖也。

十七年，毛貴陷益都、般陽等路，有旨命摶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。而濟南又告急，摶霄乃提兵援濟南。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，望之兩山皆赤。摶霄按兵城中，先以數十騎挑之，賊眾悉來鬬，騎兵少卻，至磴上，伏兵起，遂合戰，城中兵又大出，大破之。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，踰南山來襲濟南。摶霄列兵城上，弗為動。賊夜攻南門，獨以矢石禦之。黎明，乃默開東門，放兵出賊後。既旦，城上兵皆下，大開南門合擊之，賊敗走。復追殺之，賊眾悉無遺者。於是濟南始寧。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，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，仍賜上尊、金帶、楮幣、名馬以勞之。有疾其功者，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，令摶霄依前詔，從卜蘭奚同征益都。摶霄即出濟南城，屬老且病，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眾，朝廷從之。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。未幾，有旨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。

十八年，摶霄以兵北行，且曰：「我去，濟南必不可保。」既而濟南果陷。摶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，適有使者奉詔拜摶霄河南行省右丞，甫拜命，毛貴兵已至，而營壘猶

未完。諸將謂摶霄曰：「賊至當如何？」摶霄曰：「我受命至此，當以死報國耳。」因拔劍督兵以戰，而賊眾突至摶霄前，捽而問曰：「汝為誰？」摶霄曰：「我董老爺也。」眾刺殺之，無血，惟見其有白氣衝天。是日，昂霄亦死之。事聞，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、榮祿大夫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魏國公，謚忠定。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、嘉議大夫、禮部尚書、上輕車都尉，追封隴西郡侯，謚忠毅。

摶霄早以儒生起家，輒為能吏，會天下大亂，乃復以武功自奮，其才略有大過人者，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，君子惜之。

劉哈剌不花

劉哈剌不花，其先江西人。倜儻好義，不事家產，有古俠士風。居燕趙有年，遂為探馬赤軍戶。

至正十二年，潁、亳盜起，朝廷以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總兵討之。哈剌不花上書陳十事，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。泰不花大喜，即辟為掾史。未幾，奏除左右司都事。泰不花以哈剌不花嘗為探馬赤，有膂力，善騎射，俾統前八翼軍，為先鋒將。明號令，信賞罰，士皆樂為之用，而料敵成敗，所向無失。是時，答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，收集散卒，復屯中牟。哈剌不花軍於汴梁南彭子岡。有自長葛來者言，總兵官已為賊所敗，次中牟。哈剌不花曰：「賊既捷，兵必再至，我不可不往援。」遂整兵而前。既而有使馳報：夜四鼓，賊從洧川渡河，未知其所向。哈剌不花曰：「是必襲答失八都魯營耳。我行已緩，不及事，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，覆之必矣。」於是領軍徐行。天未明，伏軍其歸路。賊果襲答失八都魯營，大掠輜重而回。哈剌不花伏軍四起，賊大敗，盡俘獲之。當是時，答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，而哈剌不花功名與之相埒。

十七年，[1]山東毛貴率其賊眾，由河間趨直沽，遂犯漷州，至棗林。已而略柳林，逼畿甸，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，京師人心大駭。在廷之臣，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，或勸遷都關陝，眾議紛然，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。哈剌不花時為同知樞密院事，奉詔以兵拒之，與之戰于柳林，大捷。貴眾悉潰退，走據濟南，京師遂安，哈剌不花之功居多。哈剌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。

初，哈剌不花與信州人倪晦，字孟晰，同事泰不花為掾史。晦涉書史，精文墨，機識警敏，泰不花深委任之，言無不從；而哈剌不花或有所論白，多沮不行，由是心銜泰不花。

及泰不花事敗，走詣哈剌不花求援，而哈剌不花不能曲為保全，乃縛泰不花送京師，致之死地，君子以是少之。

## 王英

王英字邦傑，益都人。性剛果，有大節，膂力絕人，善騎射。襲父職，為莒州翼千戶。父子皆善用雙刀，人號之曰刀王。

至元二十九年，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，討賊丘大老。賊六百餘人突至，英與戰，殺其渠帥劉把東，獲九十餘人。元貞元年，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，擒之。二年，討永新、安福二州賊，餘黨皆息。

延祐二年，寧都賊起，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。賊勢甚張，英屢戰皆勝，斬獲不可勝數，積屍盈野，水為不流。行省平章李世安，遣英迓江浙平章張閭所領軍於閩境，至木麻坑，擒賊蔡五九。又追賊至上虎嶂，遇賊三千餘人，盡殲之。

至治元年，以大臣薦，授忠武校尉、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。天曆元年，授宣武將軍。至順二年，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。英至，布以威信，皆相率請降。元統元年，授懷遠大將軍、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。

至元三年，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，聚眾三千人。英至，賊皆就擒。未幾，李志甫起漳州，劉虎仔起潮州，詔命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討之。方賊起時，英已致仕，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：「是雖鼠竊狗偷，非刀王行不可。其人雖投老，必可以義激。」乃使迎致之。英曰：「國家有事，吾雖老，其可坐視乎！」據鞍橫槊，精神飛動，馳赴焉。及賊平，英功居多。

至正中，毛貴陷益都，英時年九十有六，乃謂其子弘曰：「我世受國恩，美官厚祿，備嘗享之。今老矣，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，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！」水漿不入口者數日，遂卒。毛貴聞之，使具棺衾以葬。將斂，舉其尸不動，焚香祝曰：「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。」祝畢，尸遂起，觀者莫不驚異。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及憲司，請卹典于朝，有曰：「不食寇粟，餓死芹泉，有夷、齊之風，為臣之清者也。」芹泉，谷名，英所居也。

石抹宜孫〈邁里古思〉

石抹宜孫字申之。其先遼之迪烈糺人。五世祖曰也先，事太祖為御史大夫，自有傳。也先之曾孫曰繼祖，字伯善，襲父職，為沿海上副萬戶。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，皇慶元年，又移鎮婺、處兩州。馭軍嚴肅，平寧都寇，有戰功；且明達政事，講究鹽策，多合時宜。為學本於經術，而兼通名法、縱橫、天文、地理、術數、方技、釋老之說，見稱薦紳間。宜孫其子也。

宜孫性警敏，嗜學問，於書務博覽，而長於詩歌。嘗借嫡弟厚孫廕，襲父職，為沿海上副萬戶，守處州。及弟長，即讓其職還之，退居台州。

至正十一年，方國珍起海上，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，宜孫即起任其事。其年閩寇犯處州，復檄宜孫以兵平之。以功，陞浙東宣慰副使，分府于台州。頃之，處之屬縣山寇並起，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。至則築處州城，為禦敵計。

十七年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，總制處州，分院治于處。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，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，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、葉琛、章溢參謀其軍事。處為郡，山谷聯絡，盜賊憑據險阻，輒竊發，不易平治。宜孫用基等謀，或擣以兵，或誘以計，未幾，皆殲殄無遺類。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。當是之時，天下已多故，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。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，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。

十八年十二月，大明兵取蘭溪，且逼婺，而宜孫母實在婺城。宜孫泣曰：「義莫重於君親，食祿而不事其事，是無君也；母在難而不赴，是無親也。無君無親，尚可立天地間哉！」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，而親率精銳為之殿。兵至婺，與大明兵甫接，即敗績而還。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，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，階中奉大夫。

明年，大明兵入處州，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，欲圖報復，而所至人心已散，事不可復為。嘆曰：「處州，吾所守者也。今吾勢已窮，無所於往，不如還處州境，死亦為處州鬼耳！」既還，至處之慶元縣，為亂兵所害。事聞，朝廷贈推誠宣力效節功臣、集賢大學士、榮祿大夫、上柱國，追封越國公，謚忠愍。

邁里古思者，寧夏人也，字善卿。至正十四年進士，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。苗軍主

將楊完者在杭，縱其軍鈔掠，莫敢誰何，民甚苦之。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，邁里古思擒斬數人，苗軍乃懼，不敢復至其境。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。

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，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，乃大募民兵，為守禦計。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、東陽，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，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，山賊以平。擢江東廉訪司經歷，仍留紹興，以兵衛臺治。時浙東、西郡縣多殘破，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，境內晏然，民愛之如父母。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，分院治紹興。

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，邁里古思曰：「國珍本海賊，今既降，為大官，而復來害吾民，可乎！」欲率兵往問罪。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，中還，請益兵。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，資其舟以運糧，而御史大夫拜住哥，與國珍素通賄賂，情好甚厚，憤邁里古思擅舉兵，恐且生事，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，與計事，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撾死之，斷其頭，擲厠溷中。城中民聞之，不問男女老幼，無不慟哭者。

黃中乃率其眾復讎，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，獨留拜住哥不殺，以告于張士誠，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。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，監察御史真童糾言：「拜住哥陰害帥臣，幾致激變，不法不忠，莫斯為甚。宜稽諸彝典，置于嚴刑。」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，安置潮州，而邁里古思之冤始白。

校勘記

↑ 十七年　道光本改作「十八年」，與本書卷四五順帝紀至正十八年三月庚戌、乙卯條及卷一四０太平傳合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